

端午节,妻子一大清早就去农贸市场买回来艾叶、菖蒲和一大捆“野草”。艾叶、菖蒲用来挂在大门口,据说可以驱蚊、辟邪,而那捆“野草”则是去寒湿、健肌肤、增强免疫力的良药。好几年了,每逢这一天,妻子都去买一大捆回来,然后放到一个大锅里热水给家里每一个人洗澡。因为它洗澡后,能预防许多疾病。

记得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有一天,我身上长了许多“风坨”,痒得不行,有人说这是皮肤过敏。到附近一家医院看了一下,医生给我开了点敏迪、扑尔敏等药物。当时吃了就好一点,但一停药,“风坨”又长出来了。不行,得去大医院瞧瞧。在家人的撺掇下,我来到了某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就诊。医生穿着白大褂,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用听诊器在我胸脯上反复“扫描”,接着就张口看舌苔,掀开眼皮看角膜,最后说了一句:“做皮试。”做皮试我知道,是每次注射青霉素前的“例行公事”,但这次是大阵仗,医生在我的右上臂排列整齐地注射了四五十针,长出了四五十个“坨”。医生告诉我:这些都是各种过敏的试剂,比

◆樟树坵茶座

百草是药

易祥茸

如杨花过敏、桂花过敏、槐花过敏……牛肉过敏、羊肉过敏……苈麻过敏、化纤过敏,等半个小时后,许多的“坨”消失了,剩下不灭的,就是“过敏源”,就能对症下药,就能治好你的皮肤过敏了。

我痛苦地忍耐,任医生摆布,住院、吊水、打针,折腾了好几天,折腾去一大把钱后,我出院了,当时病是好了,但以后还是时不时的复发。

后来,我到老家和一位“赤脚医生”谈及此事,赤脚医生说:“这个不难,我给你拿些草药,回去烧水洗澡,多洗几回就好了。”他给了我一大包药,我打开一看,里面许多东西我是认得的,比如说,路边草、马齿苋、车前草、九里光、七叶一枝花、牛膝藤、田边菊、凤尾草、虾公刺、淡竹叶、紫苏、鱼腥草等等。“这些也是药啊!”我感叹了。赤脚医生说:“百草是药呀。”难怪药农都说我们是“见

宝不识宝,药材当野草”。

“草药蛮好的。”赤脚医生居然和我谈起中草药来了,“古代不是有个叫李时珍的写了一本《本草纲目》么?那时候中国人治病靠的就是中草药。”

是了,我清楚记得读小学的那年,我磨好刀去砍柴,看到一丛好灌木,高兴了,一刀砍下去,柴没砍着,却把左手的四个手指砍得见了白骨。我吓晕了,马上有人告诉我的家里,家里人马上请来了草药郎中。我见那郎中摘了一些桔木叶、女贞树叶、鸡血藤之类的放在口里嚼成糯糯的一团,然后敷在我的伤口上,外面再用车前草叶缠着,活像一个刚出锅的青叶糍粑。也没打针吊水(那时可能还没那玩意儿),也没吃药忌口,三口药下来,伤口有点发痒,嫩肉已在皮下慢慢生长,很快就要愈合了。

“既然中草药治病效果这么好,为什么你这里摆的几乎全是西医的

东西呢?”我见他窄逼的药房里,几个装中草药的瓷坛搁在高高的药架的顶层,瓷坛上面隐隐约约还显现出些许灰尘,下面几层却全是装西药的盒子和瓶瓶罐罐。

“现在的人都信西医,都觉得用西药洋气些。”赤脚医生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似乎有点忧虑和迷茫。

“你是医生,你何不也努力推广一下中医中药?”我像是在提建议,又像是自言自语。

“谈何容易。”赤脚医生顿了顿,“现在的人啊……”他的欲言又止,让我想起人们是不是对中医药有什么误解。

我记得读高中时我们学过北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那里面详细介绍了采草药的方法,“用芽者自从本(草)说,用花者取花初敷时,用实者成实时采。”说明我国用中草药治病已经是很成熟的了。而且最近又有一个叫屠呦呦的用中草药青蒿素治疟疾还获得了诺贝尔奖。现在不算是很富裕的农村,土生土长的人们却瞧不起土里巴人的价格便宜的中草药,是“继承传统”宣传不够,还是“洋为中用”过了头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百味斋

粗心的小猴

陈扬桂

小猴已经是一个小学生了,可还是那副毛毛草草、粗心大意的德性。

考试的时候,有一道听写题,山羊老师一字一句地念:“爸爸的妈妈叫奶奶”,小猴不知哪根筋出了问题,却写成了“爸爸的奶奶叫妈妈”。

试卷展出后,同学们指着小猴的试卷,嘻嘻哈哈地笑得前俯后仰。小猴呢,搞不懂大家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也跟着嘻嘻、嘻嘻地笑。

同桌的小兔把小猴拉到一边,轻轻地说:“小猴同学,你怎么那样粗心呢,把试卷写成‘爸爸的奶奶叫妈妈’了,还看不出来?”小猴又走到自己的试卷前,仔细地看了一遍,终于发现了问题,顿时羞得屁股都红了。

小猴有些后悔,不该太粗心了,可是到时候,老毛病又来了。一天,山羊老师宣布,下午班级搞游戏活动,要大家回家午休后,记得穿运动服来学校。听说搞游戏活动,小猴可来劲了,回到家里就吱吱唧唧地大呼小叫:“妈妈,带我去买运动服,下午我要穿新衣服给同学表演爬树摘蜜桃!”

猴妈妈答应吃了饭就去。小猴狼吞虎咽,三扒两拨地把饭吃了,拉着妈妈的手就往门外跑。

小猴一路拉着妈妈跑到市场。在一个童装摊上,猴妈妈挑出几身漂亮衣服,给小猴试穿。当小猴穿上那身金灿灿的运动服时,猴妈妈笑呵呵地夸奖道:“啊,我家猴宝宝活像一个美猴王了。”

小猴也非常喜欢这身衣服,高兴地脱了下来,说是等表演的时候再穿,好给同学们当场一个惊喜。

猴妈妈帮他把新衣服叠好,一边付钱,一边吩咐小猴收好新衣服。小猴手忙脚乱地将另一套金色衣服装进书包,蹦蹦跳跳地跑学校去了。

下午,山羊老师把同学们领到学校操场上,开展游戏活动。当轮到小猴表演的时候,只见他提着一个小白包,兴冲冲地跳上舞台,大声说:“同学们好,下面由我来给大家表演‘美猴王摘蟠桃’的节目!”说着,从书包里拿出新衣服,就往自己身上套。

突然,不知是谁叫了一声:“什么美猴王,分明是只金丝猫!”

“是啊,美猴王怎么变成金丝猫了?”台下的同学们先是感到奇怪,接着拍起手板,吆喝起来:“金丝猫,摘毛桃! 金丝猫,摘毛桃! ……”

◆湘西南诗会

村庄

(外一首)

舟子

村庄卡了一口痰
她一点点地咳 一点点地咳
咳到脸红脖子粗的时候
天就亮了 村庄醒了

村庄醒了 她是老醒的
上了年纪的村庄 每天都掉头发
越发地广人稀 只剩老人和孩子留守
天亮的时候 醒着也没什么声音

没有什么声音的村庄
像个巨大的哑谜
连半个手势都没有 老的越来越老
小的越来越小 刚长大了的
就离开村庄走不见了

不见了的 还有村庄的小路
走着走着 慢慢就被疯长的草
覆盖了记忆 清明节的时候
祖坟的方向有时都会弄错

喉咙里卡着痰 村庄总睡不安稳
丢了很多瞌睡 还怕丢掉更多东西
月亮出来看星星 星星没了等日出
守望的村庄 每一天都很憔悴

老井

老井坐在大柏树底下等
等来了第一个村庄
第二个村庄
第三个村庄
……
老井,是村庄的祖母

第一个村庄用上了自来水
第二个村庄用上了自来水
第三个村庄用上了自来水
……
村庄,娶了媳妇忘了婆婆

被遗弃的老井 像村头的老乞丐
多年没洗澡 穿旧时衣裳
满身病痛 苟延残喘
只有大停水时 村庄才记得她
才到大柏树底下 拾取她一点牙慧

大柏树陪着老井 像两个对坐的老人
捉着岁月的虱子 成了老井的拐杖
还经常把村庄的消息 耳语给老井听
老井浑身一哆嗦 喉头有点发哽
锈坏了的井眼 就开始汩汩往外冒泡

老井是村庄的接生婆
迎接了村庄的新生
老井是村庄的眼睛 看着村庄从小长大
哪天村庄消失了 老井也是村庄的胎记和痣

◆乡土视野

且向心头觅婺源

陈芙蓉

知道“婺源”二字,那还是在天涯开博时。有个叫舒然的博友一天一篇文字的更新吸引了我,通过他我了解到婺源在江西,每年油菜花开,枫叶红时特美丽。全国各地的人赶来看花海,拍红枫,蜂飞蝶舞,热闹非凡。

因为网友的文字,原来不了解婺源的我,好奇倍增。上网一搜,各种亮丽图片扑入眼来。那金灿灿的油菜花,红艳艳的乌柏叶,那绿雾氤氲中的白墙青瓦,以及那青山绿水,廊桥人家……无不叫人欢喜。那是怎样的诱惑?那是一种久居闹市,对梦里老家的渴望情结。我想去婺源,一种念头萌生后,日思夜想,心心念念。其实,那或许只是乡村的宁静淳朴吸引了你我,勾起我们对昔日家园的怀念。

我的家乡位于湖南省中部,雪峰山脉东侧,资江中上游,光热水资源较为丰富,气候宜人。小时候,村前屋后,一到春天桃红李白,花影扶疏,翠竹掩映着一个个小村庄,炊烟袅袅,溪水淙淙,风景十分秀美。田里种满了红花草,也叫紫云英。三四月间,紫云英开花了,绿叶紫花,映衬着蓝天白云,特别好看,大地像是铺上了花地毯。原本种来做绿肥,却成了小孩子的游乐场。大家在田野里嬉闹,打滚,挖泥鳅,甚是开心。天晚了,顺便扯几把紫云英回家做猪饲料,免不了要挨大人几声训斥。那时候没有荒田荒地,人们把土地当宝贝伺候,每块地都精耕细作,施的也是家肥绿肥。每个季节该种什么种什么,该开什么花开什么花,不像现在蔬菜水果反季种,搞不清什么时候该吃什么好。近几年,家乡的土地大部分荒废了,杂物堆积,野草丛生,想要看到30年前那红花绿草,诗情画意的田野,是再也不可能了。

一次次回家寻找童年的欢乐和美景,不见踪影,只多出了几处灰色的水泥丛林,一栋比一栋洋气。昔日的楼房炊烟不见,昔日的田园风光不见,这到底是时代的进步还是退步?家乡也还有花园,不过那都是被少数几个头脑灵泛的人围起来赚钱滴。四周栅栏圈着,非主人不能随意进入,更别说细细欣赏。园子靠公路处竖了一长溜各指示牌,什么玫瑰基地,什么某某扶贫基地……想要看花拍照,可以,买门票吧。进得园里,稀稀疏疏的几朵花,大家你方拍完我登场,没几天,花就蔫了。很快成了“镜中花,心头怨”。

想到马上去婺源觅诗意,我的遗憾顿减几分。毕竟地球这么大,还有这样的乡村美景嘛,只不过我们要付出更多代价,长途跋涉而已。去远方,那里有诗意,有我们的乡土情结,那里还保留着我们的梦中家园。再一查,什么香樟木梳,绿茶,蜂蜜推销得如火如荼,我心里一紧,这么美丽的乡村经得起如此吆喝与喧嚣么?它应是乡野的,原味的,不要过多商品物质的推崇,只需一点清气啊!它也应该是宁静甜美的,清纯可心的,大家梦里怀念的老家。我有些期待,又有些害怕。

去婺源,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又想到现在是淡季,没有金黄的菜花,没有火红的乌柏叶,人应该不会很多吧。那么荷花点点,稻香阵阵,再有白墙青瓦,流水人家,想想都美,不由心生醉意。但一想到,如果和大量的乡村田园景观一样,处处划地为园、为景、为摇钱树,到处成了导游利用游客消费打赏购物分成的根据地,我要寻找的那梦里田园岂不成了破碎的梦幻?

诱惑已久,跟团到得婺源县城,崭新的仿古建筑让我目眩。那飞檐翘角,白墙青瓦似乎在嘲弄我的到来。果然,导游绵里藏针,巧舌如簧,号令我们穿行在一个个体验馆,购物店,那梦里水乡已然泡影,只能遥想远望。再一想,既然忽悠如此,那“最美乡村”恐怕也是昔日黄花,无多少看头了!

失望之余,一声叹息,不如在心里永保念想,美好依旧。